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 目 录

- 序曲——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轶001
- 第一章 我不想招惹大婶！ 轶006
- 第二章 这小子的屁股真漂亮 轶018
- 第三章 疯狗真有神经病 轶032
- 第四章 酒后接吻引发呕吐 轶051
- 第五章 订婚典礼袭击事件 轶066
- 第六章 好想谈恋爱 轶072
- 第七章 恐怖的粉红女郎登场了 轶078
- 第八章 女人都喜欢坏男人吗？ 轶093
- 第九章 与初恋诀别 轶106
- 第十章 我和你分手的一百零一个理由 轶118
- 第十一章 奇迹发生了！ 轶132





- 第十二章 无法拒绝的建议 轶143
- 第十三章 燃烧之夜——月劫 轶154
- 第十四章 我们在一起生活好吗？ 轶166
- 第十五章 她是我的心脏 轶173
- 第十六章 爱一个人有错吗？ 轶184
- 第十七章 容熙出来，韵味砸！ 轶200
- 第十八章 生存还是死亡……赤脚奔跑 轶214
- 第十九章 人造海水的效果 轶226
- 第二十章 喜欢公共汽车胜过豪华轿车 轶235
- 第二十一章 冲向大团圆 轶247
- 第二十二章 韵味，韵味再！ 轶257
- 第二十三章 古灵精怪，最后还是古灵精怪 轶263
- 尾声——历史重演 轶268
- 作者后记 轶274



## 序 曲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这一天的早晨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在三十秒钟前还是这样。

“啊……哈……”

容熙真的以为眼前一切的一切都一如往昔，直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胳膊碰到了躺在身旁的“他”的头发，直到看到了他赤裸的胸膛。但是……

“啊，啊，啊，妈·呀！”

容熙一边低声惊叫，一边从床上猛然起身，呆呆地望着旁边睡着的“他”，才发现自己枕了一晚上的并非平日的枕头，而是这个人的胳膊。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容熙希望眼前这种难以置信、荒唐至极的情景只是梦境，最近她实在是太疲劳了，所以就冲着自己的右脸用力扇了一个耳光。

然而……

“哎呀！”

面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让人不得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事到如今，容熙必须承认自己现在是一丝不挂，和好像同样是一丝不挂的他一起睡在自己狭窄的单人床上了。

“老天爷啊，菩萨啊，孔老夫子啊，耶稣啊，妈妈啊，爸爸啊，这……这怎么可能嘛……”

容熙呻吟一般地自言自语。

人生二十八年。

虽然，她以前并不是从来没犯过错，而且酒后失忆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

我敢发誓，光着身子，从和一个男人同睡的被窝中醒过来却绝对是第一次，而且世界上的男人多的是，为什么我就和这个人睡在一起了呢？！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会这样！真是气死我了！”

容熙自虐似的胡乱敲打自己的脑袋，用刀锋般锐利的眼神怒视着身旁，盯着造成这一切不幸的元凶那副天真而又可憎的鬼样子。此时，他还沉醉在梦乡之中……

容熙注视着泰然自若睡大觉的他足足有三十秒，陷入了沉思。

无论自己昨晚怎么喝高了，也绝对没有道理心甘情愿地和这小鬼做出这种事情啊！

我敢向老天爷，向菩萨，向孔老夫子发誓！

我还要向知道这些后会气晕过去的爸爸和会揪光女儿头发的妈妈发誓！

“如果是这样，那造成这一切的一切的原因就太简单了，一定是这小子侵犯了熟睡的我！”

容熙下了这样的结论后，开始发出忍无可忍的怒吼。

“喂！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明善宇！你赶快给我起来！我叫你起来啊！你这个强·奸·犯！”

插图





明善宇的耳膜遭遇了女人声嘶力竭的高喊声，身上又吃了雨点般的拳头，躺着的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在起身的同时，他身上盖着的被子滑落下来，自然地露出了赤裸的上身，虽然看起来有点瘦弱，但是看起来苗条而又结实。

容熙注视着他，愣了一下，但是随即意识到现在并非欣赏这个男生裸体的时候，就把头转了过去。

善宇还没睡醒，一时间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发愣，可是当他的视线落到容熙赤裸的肩和腰部曲线时，突然梦醒，瞪圆了眼睛。容熙发现他在盯着自己，急忙用被子遮盖自己裸露的身体。

“大婶……啊，不，不是……姐姐……”

刹那间，容熙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了，她和眼前这个变态的毛孩子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已经不知不觉有两个月了，可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变态开口说话。

“原来他并不像镇宇说的那样，是个哑巴。”

可是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管他是不是哑巴，不管他赤裸的胸膛是不是比想像的更纤瘦，这些都不重要，还有远比这些紧迫的事情，一定要惩罚害得自己成了这副模样的坏蛋！对，就是这个！

于是，容熙“啪”的一声，狠狠扇了这个凶残可恶的强奸犯一记耳光，声音颤抖地质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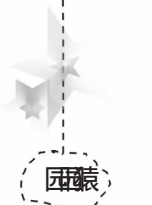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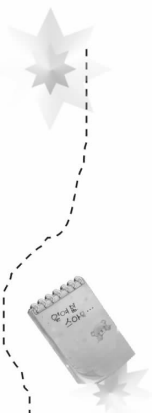
“都是你！都怪你！你说啊！现在怎么办！”

善宇一大早莫名其妙地吃了耳光，也变得面露凶光了。

“你这个大婶真是烦死人了！昨晚是谁又哭又闹纠缠不清啊？！”

大·婶！

听到对方清清楚楚地称自己大婶，容熙在一瞬间就舍弃了所有



지수현 지음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的羞涩，她不再理会遮掩自己胸部的被子什么的，抓起旁边的枕头用力打善宇的脸。善宇忍了容熙三下，当容熙第四下用枕头乱打自己的脸时，他忍无可忍地抓住了容熙的手腕。

结果容熙赤裸着身体被善宇紧紧抱住了，酒醉的时候无可奈何，可是神志清醒时绝对不可以这样，容熙惊慌失措，可是这个孩子的力气大得惊人，无论她怎么挣扎仍然动弹不得。

最后容熙的声音从大吵大闹变成了悲从中来，突然哭了起来。坚守了二十八年，也是为爱恋许久的镇宇坚守的贞操竟然毁在了这个小鬼手里，怎能不令人万分恼火十分难过呢。

善宇怕再挨打一直握住容熙手腕，现在看到她突然哭了，顿时手足无措，下意识地松了手，然而容熙却“呜呜，哇啊”，放声大哭起来。善宇趴在床上，心情复杂地盯着肩膀一耸一耸哭泣的容熙，他想抚摸她裸露的白暂背部，安慰难过得哭个不停的姐姐，可又担心这样就不是枕头打，而是刀子飞了，所以仅仅是用被子盖住了容熙赤裸的身体。

“你看，大婶，啊，不，姐姐，昨晚的事情虽然后悔……嗯，这件事我也有点……”

男生说着说着，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妈的，该死！我最烦女人哭了！”

容熙用哭红的双眼怒视着这个现在还想安慰自己的坏家伙，但是这小子却不在意容熙的怒目而视，继续慢悠悠地说话，火上浇油。

“你说是强奸？！以后绝对不要再用这种可怕的字眼了！昨晚怎么说也是双方同意后你和我一起做的事情啊！现在不仅是你，我还后悔呢！”

“后·悔？”

听到毛孩子厚颜无耻的话语，容熙的眼中电闪雷鸣一般。被善

团团圆圆





宇侵犯的她才有资格后悔，明明就是他强暴了自己，至少她的常识告诉她是这样。

但是这个厚颜无耻的小男生挑战似的与容熙对视，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别无中生有了！昨晚的事情是失误！这样总算可以了吧？”

虽然容熙没有放弃打死这小子的念头，但是不知怎么的，看到善宇坚毅的眼神，她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下意识地回答道：

“……好吧。”

她回答的同时，善宇拾起自己掉在地上的衣服，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这个房间。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了容熙自己，房间里四处散落着昨天两个人一起喝酒后留下的啤酒罐，好像是昨晚的物证一样。如果不是身旁捏皱的枕头，如果不是现在自己用被子罩住的这副鬼样子，容熙也许会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刹那之间，容熙觉得自己很不幸，低头哭泣，喃喃自语：

“嗯呜呜呜……明镇宇，这个坏家伙……你干吗把弟弟托付给我就走了，明镇宇……这个坏蛋！呜嗯嗯，呜呜。”

镇宇两个月前把那毛孩子带来的时候，容熙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两个月后自己竟然和这个小鬼会做出这种事，那时候要是管镇宇多么恳切地请求，自己都拒绝的话……该多好啊……

容熙继续哭个不停，眼泪也不擦，眼睛红肿，嗓子沙哑，直到哭得筋疲力尽，在只剩自己一人的房间里，趴在床上睡着了。



回家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 第一章 我不想招惹大婶！

叮当，叮当……

现在是凌晨 猿点，正常人正在酣睡，可对于漫画家容熙来说，此时却是一天当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门铃疯了一般地响个不停。

叮当，叮当……

容熙刚刚结束了四天地狱般的生活，正往饥饿的肚子里送热腾腾的面条，实在没有心情欢迎深夜到访的来客。

到底是谁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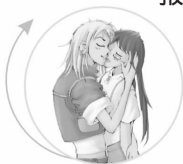
容熙盯着不停按门铃的神秘人物所在的方向——房门口，展开了推理。

媛会不会是来催稿子的杂志社负责人吴编辑？

不会。稿子已经交给了负责投递到户的人，交稿的时候编辑也正在睡觉吧，她也是人呀，不会来催稿的。

圆那，会不会是一边把粗糙的赠品推到你怀里，一边要你订报纸的发行站员工呢？

这也不像。再怎么勤快也不能这个时间来蘑菇你订报纸啊，否





则，要是哪份报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的话，我肯定会生气，更不愿看那份报纸了。

猿要不，会不会是来打劫贫困漫画家的盗贼呢？

嗯，难说，大概也有可能吧。

叮当，叮当，……

可是无论怎么样，如果让门铃这么一直响下去，整栋楼的居民都要被吵醒了，不出三天，我就会被从这个楼里赶出去的。容熙认为员、圆、猿三个数字中猿的概率最高。

于是，容熙只能朝门口走去，右手还提着一个空啤酒瓶以防万一，然后极其警惕地问道：

“谁啊？这么晚了！”

“哎哟，在家！容熙，是我，镇宇啊。”

听到这个声音，容熙手中的啤酒瓶差点掉到地上。

“镇宇？明镇宇？”

容熙赶紧打开了门，透过门缝看到了她熟悉的男人——明镇宇的身影，和八年前初次见面时一模一样，脸上洋溢着惹人喜爱的纯真笑容，脸庞依然是那么英俊……

无论是看恐怖电影，还是去鬼屋，容熙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紧张和恐惧，但是，面对半夜猿点出现在自家门口的镇宇，容熙的声音颤抖了。虽然，她明知两个月后镇宇就要成为有妇之夫，成为其他女人的丈夫了。

“怎，怎么是你……”

“嗯，太晚了吧，可能你正忙着吧？”

容熙看到镇宇表示歉意，连忙左右摇头。

“啊……没有！刚刚结束工作，现在正休息呢，哦，对了，赶快进来吧！”



지수현 지음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容熙把手里拎着的啤酒瓶藏在背后，做了个让男人进屋的手势。但是镇宇的表情有些为难，容熙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因为站在她家门口的人不只镇宇一个。这时，镇宇把旁边站着的人拽过来，向容熙介绍说：

“这是我弟弟，你以前也见过吧？”

他和镇宇一样高，皮肤白皙，睫毛比容熙的还要长，略显倔强的鼻梁……嗯，长成这样真是一件艺术品，很像他那个以面容俊秀出名的哥哥。

不过，和斯文的镇宇不同，他留着及肩长发，还染成了金褐色，打了耳洞，上面戴着耳环，脖子上戴着几串项链和一个记事本样的东西，手腕上戴着手镯，手指上戴着戒指，穿着一条破烂不堪的牛仔裤，浑身奇装异服。容熙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不良少年。

容熙刚刚结束工作，房间里到处都是草稿纸、网点纸、资料，似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与其说是闺房，还不如称其为猪窝更恰当。容熙意识到这一点后，羞愧难当，赶忙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到房间一角。

“坐，坐，刚刚做完事情，所以……房间太乱了吧？”

镇宇尴尬地挤出笑容摇着头，但是他的弟弟却歪着脑袋从脖子上取下记事本，在本子上面写着什么，然后把记事本递给了容熙。

容熙莫名其妙地接过了镇宇弟弟——那个不良少年递过来的记事本，读起了上面的文字。字大大的，写着：

团宠

这是女人的房间吗？这是猪窝！你还是女人吗？

猪窝主人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镇宇看到了记事本上的字也有些惊慌，连忙用力抽弟弟的后脑勺。

“嘿，你这孩子，真是的，怎么能这么对哥哥的朋友说话





呢！”

容熙也恨不得狠狠抽这小子的后脑勺，不过勉强压制了怒火，尴尬地微笑说：

“没什么，他没有说错啊，有什么错嘛！对了，你们两个一起来有什么事啊？”

镇宇听到容熙的问话，表情变得很深情。看到这个表情，容熙的大脑里本能地响起了预警信号，她还记得半年前镇宇也是这样的一副表情，跑来告诉自己要和她朋友熙媛订婚！打那以后，容熙就怕了镇宇的这种表情。

这次，镇宇做出这种表情，他又想干什么呢？

“我……知道求你这事是有些难为你，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他？只是很短的时间，家里有点事情……”

容熙很是费了一些时间才听明白镇宇要求她做什么。

“照……顾？”

这是什么意思？

镇宇的家，也是那个不良少年的家，是屈指可数的有钱人家。

放着两百多坪（韩国面积单位——译者注）的大房子不住，跑到我这种简陋公寓房里来做什么？让我照顾那种富人家的少爷？为什么？

镇宇看到容熙眼中流露出无声的质问，苦笑着回答说：

“嗯，等找到了住处，我就把他带走。让你照顾一个大小伙子确实太为难你了，但是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现在就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了。”

这时，听着容熙和镇宇谈话的不良少年又在记事本上写了什么，然后递给他哥哥。

我讨厌这里！这种猪窝……我宁愿住酒店。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容熙也和镇宇一起看到了记事本上的字，他竟然把自己的家说成是猪窝！容熙虽然很生气，不过，却更高兴他可以去其他地方，从这里赶快消失。

对啊，不如离开这儿去酒店！我也认为那样要好上百倍！

但是容熙的希望落空了，镇宇摇着头，丝毫不肯让步。

“开什么玩笑！那我怎么知道你小子跑到哪儿去了？妈妈知道别墅和其他朋友的家，不能去！哪儿都不许去，乖乖在这儿呆着！”

也许是“妈妈”的威胁发挥了效力，这小子低着头不言语。容熙也非常了解镇宇的妈妈，一个长有龙爪虎趾的恐怖阿姨，所以在不好不留情面地打断镇宇的话，拒绝他的请求。

“我……那要在这儿呆多久呢？我是说把这么个大小伙子留在这么狭小的地方。”

镇宇把容熙提问题理解成她已经答应了，于是，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弟弟却好像感觉很可笑似的冷笑着。

这小子又在记事本上写了什么递给容熙，容熙和镇宇看了之后连耳朵根都变得通红，然后又变得煞白。记事本上写着几个大大的字：

我，不·想·招·惹·大·婶！

大·婶？

看到这个词的一瞬间，容熙的脑中电闪雷鸣，如果不是她喜欢的镇宇——这小子的哥哥在旁边的话，容熙没准会朝着这小子飞起一脚了。容熙本来就因为最近小区小孩叫自己“大婶”而上火呢！现在这不是又往姐姐脆弱的心灵上戳刀子吗？

园园





但是，庆幸，庆幸镇宇代替容熙用力地抽了他的后脑勺。

“你是不是总这么没礼貌啊？竟然这么称呼比你大六岁的姐姐！记住没有？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等我来把你领走！”

在容熙听来，镇宇的话字字句句都合情合理，但是那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摇着头对容熙浑身上下指指点点，好像根本没有听进去哥哥所说的话。容熙看到他露骨的轻蔑表现，顿时受到了很大刺激，她现在穿的衣服就像战争结束时的模样，坦白地说，不要说女人了，就是同人的形象也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是在家里，容熙穿着舒服的运动服，不过这身运动服却有**问题**。

这是穿了八年的旧运动服。

上衣左胸的位置上印有曾经就读的大学的校徽，因为穿着舒服就一直穿了快十年，膝盖和肘部也因此而磨损，打上了补丁。现在，补丁上沾满了墨迹、网点纸碎片、橡皮渣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前三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别说洗澡了，连洗漱都没有时间也是必然的，所以现在容熙用皮筋扎的长发显得油光水滑。

也许眼角还有眼屎？

现在，容熙真想钻到地下，或者消失在空中，不，至少是想冲到旁边房间的镜子前确认一下有没有眼屎。容熙突然感到没法否认那个坏家伙称自己“大婶”，心中一阵凄凉。

明家两兄弟看到容熙突然不说话了，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总是开朗明快的容熙一反常态，可能是听到“大婶”的话受了很大的刺激，镇宇为此深感不安，他赶紧又使劲敲弟弟的脑袋，请他吃爆栗子，想以此来安慰朋友。

“容熙，你不要太介意这小子胡说八道。不记得了吗？七年前你来我家时，这小子不就喊你大婶了吗？这小子，就算只比自己大一岁，他也要称呼人家大婶。”

七年前？



지수현 지음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容熙在自己的记忆中倒着查阅一张张人名词典。

我以前见过这个坏小子吗？

看到容熙迷迷糊糊的表情，坏小子冷笑一声，站到了容熙的前边。与身高一百五十八厘米的容熙相比，这小子高了有三十厘米，他贴近容熙的鼻尖时，容熙的怒火“噌”一下子冒了起来。

这小子对容熙依然保持着让人反感的冷笑，他低着头，把脸凑近容熙，几乎要把自己的脸擦在容熙的小脸上了，然后又在记事本上写了什么，递给容熙。

天知道这次又写了什么可怕的字眼。

接过记事本的容熙深吸一口气，开始看上面写的文字：

装着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我还不是超过你了？家教大婶！

刹那之间，容熙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重新戴上，使劲盯着那个坏家伙的脸看，像是要把他的脸看穿，随即在大脑中展开工作，擦去金褐色的头发，头发剪短一些，身高减去三十厘米，穿上校服……

容熙的脑中顿时如晴天霹雳一般，出现了一个人！

“……啊，啊……你，是你！”

听说记忆力减退是衰老的第一个阶段？

不良少年在记事本上写的话足以激起容熙的愤怒了。

“你这个小鬼！”

是的，容熙的确在七年零八个月前见过这个小鬼，那次的经历苦涩而不快。

容熙来到这个世界上后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不，也许应

回圆





该称其为城堡比房子更合适，真不知道人头攒动的汉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房子？容熙是鲜鱼铺的二女儿，对她来说，这房子大得惊人……真是个可怕的地方。在她的面前是一个很有品位地喝着咖啡的贵夫人，好像是镇宇的妈妈。

“嗯，听说你是英语系成绩最好的学生？”

容熙的脊背直冒冷汗，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是的。”

镇宇的母亲详细地询问容熙，如同招聘考试，或者相亲一样。

父母都还在世吗？从事什么工作？啊？经营鲜鱼铺呀！进行到这一部分时，贵夫人的嘴唇好像扭了一下，也许是自己太过敏了吧？容熙是指她强调自己家境如此，却在好学校就读，而且成绩最好时的说话方式，万一将来我和镇宇结婚的话，这位可怕的阿姨岂不是成了我的婆婆？

听到镇宇母亲——老女人下面的话，容熙从那些虚幻的想法中清醒了。

“镇宇说介绍一个特别的学生，那我就相信了吧。你的学生是我的二儿子，现在读初二，很聪明，就是不用功。”

大韩民国所有的父母都会讲的话，这个可怕的阿姨也在讲，只要是父母，无论是谁，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石头脑袋。容熙在心里偷着乐，使劲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这时，一个中学小男生满脸不高兴地被叫到了家庭教师的面前。

“唉哟，长得真漂亮！真可爱！”

容熙说这话已经过去七年零八个月了，但是她现在仍然认为自己当时是在表扬他。刚从学校回来的孩子穿着校服，看起来真的很漂亮，他的脸上完全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见的青春痘，皮肤白皙，浓眉大眼，因为年纪尚小，身材略显瘦长，穿上校服好像比女生还要仪态万千。在容熙的眼中，白衬衣上套着整洁的褐色校服真

园 张

지수현 지음

# 坏男孩与我的罗曼史

的是非常漂亮。

所以，容熙就出于可爱的想法用手抚摩着孩子的脑袋，不过，这似乎很不合孩子的胃口。当时，身高比容熙矮十厘米的小男生毫不留情地甩开容熙抚摩他的手，那种态度一点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非常凶狠。

“哦……不高兴了？姐姐是看你可爱……”

容熙后面的话说不出来了，因为他不发一语，突然用脚猛踢容熙的小腿。

“啊！”

男孩子的脚法很有威力，容熙疼得几乎要掉眼泪了，大惊失色，赶忙弯下腰按着疼痛难忍的腿，男孩子离开了看着容熙这副样子的妈妈，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只扔下一句话：

“不要得意，大·婶！”

结果，容熙做家教的兼职经历在开始的第一天就落下了帷幕。容熙第二天再次来到镇宇家打算开始上第一堂课，却接到了老女人的解雇通知，她顿时愣住了。家教工作一天就结束了！这可是于容熙打工历史上的最短纪录啊！

“嗯？到此……为止？”

容熙心说，咦，这是什么意思嘛？还没有开始呢！

“我……我的小孩突然有点不舒服，不能上课了，对不起啊……这是昨天那件事的治疗费。”

老女人递给容熙的白色信封中有一张十万韩元的支票。还是镇宇告诉了莫名其妙的容熙遭解雇的真正原因：

“的的确确是不能上课了，这小子昨天晚上离家出走了。”

七年零八个月后，曾经害得容熙背上打工最短纪录恶名的这个小鬼，又被哥哥拽着出现在她的面前，而且成了一个染发、打耳

园源





洞、起码比自己高了三十厘米的大小伙子！

容熙的大脑中一片混乱。

这，让我照顾这种古灵精怪的小鬼吗？到底要多长时间？

“嗯……你弟弟什么时候开始不能讲话了？以前见面的时候好像是能够讲话的啊……”

的确，他不是用还没有经过变声期的嗓音喊“大·婶”了吗？

容熙对小腿上的疼痛记忆犹新，疼痛好像现在还阵阵袭来。

容熙的这个问题让镇宇善宇两兄弟的情绪变得十分微妙，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怪物托付给容熙的话，容熙自然就成了这个怪物的监护人，既然如此，不是当然有权知道了吗？

还是哥哥镇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至纯至善的脸上满是忧郁的笑容，回答容熙说：

“这小子，不是不能讲话，而是不愿讲话，已经差不多有三年了，我知道这给你带来很多不便……我们一家人也有三年时间没有听过这小子的声音了。”

“什么？”

顿时，一个重达五吨的大锤子毫不留情地砸到了容熙的后脑勺上，她已经无法统计今晚有多少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三年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这小子，是不是真的心理有问题啊？

容熙突然害怕与这种严重心理患者同住了，无论多长时间，所以她对自已的朋友改变了主意，容熙想对他说我家太小，两个人住不开，无论如何也不成啊。可是，容熙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镇宇脸上就已经堆满了感激的微笑，对她说：

“容熙，有你真是太好了，谢谢。”

容熙却在心里大喊大叫：

“你竟然把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留在一个黄花闺女家里！就算我和你以前交往甚密，也不能这样啊！还有，你用那种迷死人

